龔定盦全集

刻定盦文集緣起

定盦文集上中下三卷又續集四卷者仁和龔禮部之所作也係禮部手寫定本亂後是書流闕中其友曹竹書從他人轉輾假錄得之初甚秘後踵門索觀者衆日不暇給屬余出資付剞劂氏校讐之役皆竹書獨任余意在成人之美但有解囊相助功過所不計也惟是書經數手傳鈔又潦草寫定舛譌知必不免且無善本可校其亦可以已矣然則竹書曷爲必鋟諸板乎曰是將以杜塞夫人之求之者竹書爲設一例曰不敢妄爲增損有明知其不譌而無目人所強爭者固仍之即明知其必譌而有目人所共議者亦姑仍之蓋本穀梁子傳疑傳信之義耳刪去少作四篇亦禮部志也又與江子屏箋書杭大宗逸事二篇係後續得者此外無一字焉禮部之文千秋自有定論余又

何庸贅一辭　錢唐吳聰謹識

定盦文集題辭

士君子負嶔崎磊落之才睥睨一世或數十年而一見或數百年而數數見抑或數百年而僅乃一見要皆因乎氣數之升沈時埶之遷變迭爲乘除者也若夫彼蒼鄭重愛惜之人其尤特異者將必故吝其生不使遽降於世遲之又久以俟　大聖人出熏沐　醲化翊扶　景運蕃其經術文章與名儒碩彥和其聲以鳴　國家之盛彼亦嘗欣欣然自喜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奮乎百世之上俯乎百世之下幾不知宇宙之如此其寥廓也則將曰天不生我於前之世又不生我於後之世何以至今日倏然而有我豈無意哉我既有此不先不後之身與萬物相見則天之待我也良厚矣我其可自暴棄也歟遂乃沈酣六籍饜飫百家大聲發於天地間而汪洋恣肆浩乎其無涯涘

平其無際而莫知其所終極故處則閉戶箸書索解人而不得藏之名山大川傳諸其人其言若金玉日與樵夫牧豎𪗋歌於山巔水涯之側秘之弗爲外人道出則陳謨納諫貢箴獻頌登於明堂其言見諸措施如泰山出雲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以慰其霖雨蒼生之願山林廊廟兼而有之其人其文卓然大家宜其上下五百年而獨有千古嗚呼天之生才不亦難乎蓋愼之又愼矣姑降格以求在天則雲霞雷電之變幻不測雨露風霜之間代靡窮在地則層巒疊嶂之青縹時隱時見長江大河之波瀾忽起忽滅於飛鳥則翰雞翬雉之文采於走獸則黃羆赤豹之彪炳於蟲魚則錦鼠文鱗紫貝綠甲之鮮新蠶繭蠭蜜蜣丸蠶絲之工巧草則菖蒲薜荔聰耳而明目茯苓茱萸延年而耐老木則桃李杏某吐華而垂實杞梓松柏應用而呈材此

固世間恆有之物未足爲奇也求其如甘露景星醴泉芝艸雲
五色而成蓋河三日而變清鳳鳥之舒九苞應六律鰋魚之吸
雲霧薄滄溟羊一角狐九尾麟趾褭蹏騠騆徵籙麥兩歧禾同
穎靈芝之奇木渙碟移符蓂莢應月以成朔望萐莆生風以扇炎
亦旗飾蛟騰犀照雞駭朱英瑤帶紫脫窠聯赤雀啣丹書元龜
負綠字熊熊炎炎爛爛斑斑貢天文地文人文順貢設夬麥離象
革太平以瑞應臻百福雖以　仁聖之世不屢見然亦未始
不一見也今夫挺然不世出之人殊尤而絕類當　國家隆盛
之時適生其際亦若是而已矣乃求之漢魏求之南北朝求之
唐宋元明而卒無有雖有亦僅見蓋數百年來於師友之間得
兩人焉一曰仁和龔君定盦一曰邵陽魏君默深定盦天下之
奇才也尤卓犖有英氣武林山水靈秀甲寰宇發源於歙之黃

山而錢唐江所自出連延數百里結而爲郡西之天目山一支磅礴走東南扶浮溪之水與紫溪合流過桐廬縣而入於江龍飛鳳舞蟄屈鉤盤東西邐迤乍合乍分若斷若續西受新城之葛溪東合浦陽江水而迟焉以達於會城成東南一大都聚生是邦者多英姿挺拔之士定盦翹然獨秀抗先哲而冠羣賢非徒以地氣也蓋亦有天象焉吳越於分野値斗牽牛女當星紀之次定盦於乾隆五十有七年七月戊戌朔越五日壬寅生於郡之東城與鄭康成生漢永建之二年七月戊寅其日同也星紀承河漢下流衆水之所歸當此之厂宵中垂象仰在天之文章感　作人於壽考其鍾毓也奇則其稟受也竺君平生著述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足以繼往開來自成一家言天人性命之奧則取法於易帝王政事之大則取法於書美惡

勸懲之義是非褒貶之條則取法於詩與春秋驗家國之興亡
知人物之臧否則必徵諸三傳考典章之明備審制度之精詳
則必徵諸三禮以及遺聞軼事故書雅訓則又雜采於周秦傳
記之書其雄辭偉論縱橫而馳驟也則似孟似莊其奧義深文
佶屈而聱牙也則似墨似騶其義理精微辭采豐偉或守正道
之純粹或尚權謀之詭譎則又似荀似列似管似晏他如韓非
慎到吳起孫臏尹文尸佼屈原呂不韋燕太子丹趙公孫龍尉
繚關尹鶡冠鬼谷之倫雖各分門而別戶亦皆殊途而同歸卓
哉斯人其諸通天地人而爲儒者歟曩者道光甲申之歲余入
市閱書邂逅於僻巷不及通姓名瞪目視良久若有心契者執
手談文字甚歡始與訂交盡棄余向所學者而好讀定盦文不
少衰朝取一編焉通其意莫取一編焉玩其辭明年復因定盦

而交默深三人者遂相視爲莫逆余慕定盦之爲人與其所爲文者久欲一見不可得乃求之寤寐而終莫慰余懷之渺渺何圖卒然遇之而令人賦蔓草之詩不置也始余獲見其文如上擿山巖空青珊瑚隊之施諸采色可備黼黻文章之用如鬱人貢百草之華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鬯之酒芬芳條達廿旨醰醢如郡國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古甗古香摩挲不去手如壞孔子宅壁中聞有琴瑟鐘磬之聲移宮刻羽有招我由房之樂如我九重之淵探驪龍之頷下而獲其巨珠縱千金而不易匪一簞之可遺豈徒以妙色和聲美味好臭怡神而蕩魄哉今距定盦之卒且二十餘年余重讀其文猶且暮耳定盦往矣定盦之文如水火之在天壤間未嘗一日無者也後之人苟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如嘗海一滴而知其味之鹹取火一星

而知其性之烈若余之朝吟夕詠而不忘夫定盦者其亦海之

一滴火之一星也夫同治七年閏四月吉日仁和曹籀謹纂

定盦文集目錄

卷上

卷中

定盦文集

卷上

仁和龔自珍

寫神思銘

夫心靈之香較溫於蘭蕙神明之媚絕嫵乎裙裾殊呻窈吟魂舒魄慘殆有離故實絕言語者焉鄙人稟賦實冲孕愁無竭投閒簉之沉沉不樂拓豪而吟莫宜其緒欹枕內聽莫訟其情謂懷古也曾不朕乎詩書謂感物也豈能役乎聲悅將謂樂也胡迭至而不和將謂哀也抑鬱而無疢徒乃漫漫漠漠幽幽奇奇覽鏡忽喘顏色變矣是知仁義坐忘遠慚淵子之聖美意延年近謝郇生之哲不可告也矧可療也爲銘以寫之銘曰熨而不舍襲于其涼咽而復存媚予其長戒神毋夢神乃自動黯黯長空樓疑萬重樓中有鐙有人亭亭未通一言化爲春星其境

不測其神習焉峩峩雲王清清水仙我銘代紘希聲不傳千春

萬年

燕昭王求僊臺賦

燕昭王登虖西郊之臺郭隗侍前劇辛侍後望氣之徒咸在左右淫雨久極黟黟汨汨泥泥沒沒萬民蹙額燥風枯人大川生塵晦晦蠢蠢渴我萬民重以三門六衢上輦菡車下不通清渠百腥塞塡七歲不得以甦舒萬民勲荼於是王乃凭窗而望之有氣自東南隅來者冉冉兮若青雲之始翔藹藹兮若初日之未央始凝睇於山隅繼纒結乎城圉僂星辰招鸞翠郎之温温吸之英英外渾焞氣中含幽光胡觸手而盤挐忽値吐其燿𤋮手攬之而纏緜乃颷去其無方王使下臺求之三返而無見也於時燕國之徒搢紳大夫西秦南楚韓魏趙之上卿客儒感斯

氣也盎然而和愔然而靈眩者遇之而明瞀者遇之而精朝不嗛者遇之而飽夕醉者觸之而醒燕王神思屏然穆若有閒以屬大夫上大夫樂毅起對曰斯殆仙者氣歟臣聞有道之國至德之君則是氣從而降之蓋山川所以福祥吾君與謀休光王體之令問者於是乎開之昭王色喜羣臣上壽起賀上大夫毅乃重曰斯氣也浩蕩兮無極淒迷兮不識胎乎無始之鄉醲乎自然之域亟昜招之不能降焉相禳之不能息接晤之而如眞求嬙焉而無質善能入城市而變化兮又委隨乎邑國眥兮若海鳥之轢秋雲宛兮若女手之弄白雪抱之兮若冬雷之不可覯思之兮若春女之不忍別徙欲求之羣代馬而影迷亂燕蘭而香失願王嬋媛其心兮閒孔嘉蒩鮓道德藥餌雲霞潛二帝之制作兮思三皇之所華儼王之神絍王之聰明以引王之亶

斯氣必且復見乃擊磬而歌曰王國之福四方是則王國之和四方攸歌使王夜擁燕女不若斯氣之翔嫺於宇使王晝夢召公不如斯氣之鬱淵於宮王曰善遂率羣臣致齋更其宮曰齋靈之宮名其臺曰求僊之臺

平均篇

龔子曰有天下者莫高於平之之象也其邃初乎降是安天下而已又降是與天下安而已又降是食天下而已最上之世君民聚醵然三代之極其猶水君取盂焉臣取勺焉民取巵焉降是則勺者下侵矣巵者上侵矣又降則君取一石民亦欲得一石故或涸而踣石而浮則不平甚涸而踣則又不平甚有天下者曰吾欲爲邃初則取其浮者而挹之乎不足者而注之乎則譁然喙之矣大略計之浮不足之數相去愈遠則亡愈速去稍

近治亦稍速千萬載治亂興亡之數直以是券矣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運之本也人心亡則世俗壞世俗壞則王運中易王者欲自爲計盍爲人心世俗計矣有如貧相軋富相耀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憤怨或以驕汰或以嗇吝澆漓詭異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極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閒鬱之久乃必發爲兵燧爲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爲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卽至喪天下嗚呼此貴乎操其本原與隨其時而劑調之上有五氣下有五行民有五醜物有五才消焉息焉渟焉決焉王心而已矣是故古者天子之禮歲終太師執律而告聲月終太史候望而告氣東無陼水西無陼財南無陼粟北無陼土南無陼民北無陼風王心則平

聽平樂百僚受福其詩有之曰秉心塞淵騋牝三千王心誠深平畜產且騰躍衆多而況於人乎又有之曰皇之池其馬歕沙皇人威儀其次章曰皇之澤其馬歕玉皇人受穀言物產蕃庶故人得肆威儀茹內衆善有善名也太史告曰東有啫水西有啫財南有啫粟北有啫土南有啫民北有啫風王心則不平聽傾樂乘欶車提偏衡百僚受戒相天下之積重輕者而變易之其詩有之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又曰度其夕陽言營度也故積財粟之氣滯滯多霧民聲苦苦傷惠積民之氣淫淫多雨民聲囂囂傷禮義積土之氣圮圮多曰民聲濁濁傷智積水積風皆以其國癈昏官所掌也且夫繼喪亡者福祿之主繼福祿者危迫之主語百姓曰爾思兵燹乎則將起其高曾於九京而問之思荒饑乎則有農夫在上之繼福祿之盛者難矣哉龔子曰

可以慮矣可以慮可以更不可以驟且夫唐虞之君分一官事一事如是其諄也民固未知貿遷未能相有無然君已思矣曰後世有道吾民於富者道吾民於貧者莫如我自富貧之猶可以收也其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夫堯固甚慮民之識知莫如使民不識知則順我也水土平矣男女生矣三千年以還何底之有彼富貴至不急之物賤貧者猶且筋力以成之歲月以靡之舍是則賤貧且無所託命然而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邨必有賈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祿之肆若盜聖賢市仁誼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賈有梟商有賢桀其心皆欲併十家五家之財而有之其智力雖不逮其號既然矣然而有天下者惡之則非號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

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其詩曰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有三畏畏旬畏月畏歲有四不畏大言不畏細言不畏浮言不畏挾言不畏而乃試之以至難之法齊之以至信之刑統之以至澹之心龔子曰有天下者不十年幾於平矣

乙丙之際箸議第一

歲辛酉近畿大水越七年戊辰又水甲乙間東南河工費災客曰近年財空虛大吏告民窮而

至尊憂劬匱金省水之母母氣衰故子氣旺也一客曰似也子亦知物極將返乎天生物命官理之有所漬有所鬱鬱之也久發之也必暴且吏不能理五行使之和必將反其正性以大自洩乃不利今百姓日不足以累

聖天子惄然之憂非金乎幣之金與刃之金同不十年其懼或煩兵事類

聖天子維持元氣建本甚厚亦兆瘵也越六年癸酉究豫役並起四越月乎龔子曰其潰者其縱之者咎也其鬱者其綸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謹持其原而善導之氣

乙丙之際箸議第六

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也一代之學皆一代王者開之也有天下更正朔與天下相見謂之王佐王者謂之宰天下不可以口耳喻也載之文字謂之法即謂之書謂之禮其事謂之史職以其法載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謂之太史謂之卿大夫天下聽從其言語稱爲本朝奉租稅焉者謂之民民之識立法之意者謂之士士能推闡本朝之法意以相誡語者謂之師

儒王之子孫大宗繼為王者謂之後王後王之世之聽言語奉租稅者謂之後王之民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與以有成者謂之治謂之道若士若師儒法則先王先冢宰之書以相講究者謂之學師儒所謂學有載之文者亦謂之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矣乃若師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誠語焉則兼綜之能也博聞之資也上不必陳於其王中不必采於其冢宰其太史大夫下不必信於其民陳於王采於宰信於民則必以誦本朝之法讀本朝之書為率師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書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書焉各守所聞各欲措之當世之君民則政教之末失也雖然亦皆出於其本朝之先王是故司徒之官之後為儒史官之後為道家老子氏清廟之官之後為墨翟氏行人之官之後為縱橫鬼谷子氏禮官之後為

名家鄧析子氏公孫龍氏理官之後爲法家申氏韓氏世之盛也登於其朝而習其揖讓聞其鐘鼓行於其野經於其庠序而肄其豆籩契其文字處則爲佔畢絃誦而出則爲條教號令在野則熟其祖宗之遺事在朝則効忠於其子孫夫是以齊民不致與師儒齒而國家甚賴有士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遺法而在庠序者猶得據所肄習以爲言抱殘守闕纂一家之言猶足以保一邦善一國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曰吾不復夢見周公至於夏禮商禮取識遺忘而已以孔子之爲儒而不高語前哲王恐蔑本朝以干戾也至於周及前漢皆取前代之德功藝術立一官以世之或爲立師自易書大訓雜家言下及造車爲陶醫卜星祝倉庾之屬使各食其姓之業業修其舊此雖盛天子之用心然一代之大訓不在此也後之爲師

儒不然重於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則不知也重於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則不知也生不荷耰耡長不習吏事故書雅記十窺三四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與君處下不與民處由是士則別有士之淵藪者儒則別有儒之林囿者昧王霸之殊統文質之異尚其惑也則且援古以刺今囂然有聲氣矣是故道德不一風教不同王治不下究民隱不上達國有養士之貲士無報國之日殆夫殆夫終必有受其患者而非士之謂夫

乙丙之際箸議第七

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興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興商不假八百年矣乎無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萬億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

法無不徹千夫之議無不靡興其贈來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興豈非革前代之敗耶前代所以興又非革前代之敗耶何姍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邪奮之奮之將敗則豫師來姓又將敗則豫師來姓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非爲黃帝以來六七姓括言之也爲一姓勸豫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九

吾聞深於春秋者其論史也曰書契以降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觀其才才之差治世爲一等亂世爲一等衰世別爲一等衰世者文類治世名類治世聲音笑貌類治世黑白雜而五色可廢也似治世之太素宮羽淆而五聲可鑠也似治世之希聲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蕩蕩便便人心混混而無口過也

似治世之不議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偷市無才駔藪澤無才盜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僇之僇之非刀非鋸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聲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權不告於君不告於大夫不宣於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領徒僇其心僇其能憂心能憤心能思慮心能作爲心能有廉恥心能無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僇之乃以漸或三歲而僇之十年而僇之百年而僇之才者自度將見僇則蚤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蚤夜號以求亂夫悖且悍且睊然眮然以思世之一便已才不可問矣嚮之倫慝有辭矣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良史之憂憂天下

憂不才而庸如其憂才而悖憂不才而衆憐如其憂才而衆畏履霜之屩寒於堅冰未雨之鳥戚於漂搖痺癆之疾殆於癰疽將萎之華慘於槁木三代神聖不忍薄譎士勇夫而厚豢駑羸探世變也聖之至也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八

君不敢於臣父不敢於子死於市者朋友哭之達官畏鬼士以水火盜賊風雨歌笑涕淚女色飾文章有聞如雷曰不祥之大者以鳥獸治大官大官以鳥獸治有司鬼以水火風雨盜賊賊士鳥獸以水火風雨盜賊予人國或以爲祥祥告於室不祥諱於牀鬼發其藏祥而不祥衰世諱之不祥之祥聖者以饗帝

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九

博矣夫

大聖人之知物也自珍壬申春出都近畿小旱車夫以箠柄擊道旁土㒒㒒然落形如箠訝之明年八都又旱與山東一老父談言吾土犅不受水受亦即竭安得南邊鬆泥邪又三年發舊邸抄讀之乾隆初有言東南之土肌理橫故宜水西北之土肌理直故不宜水

硃批曰所奏情形是於是積數年之疑豁然矣田夫野老驟卒之所習孰今學士大夫謝之以為不屑知自珍獲知之而以為朔聞豈知先進言焉而畢睎

聖天子處九重之上聞焉而畢識綏焉而畢宜則豈非

睿知天縱而又宏加之以聖學者耶元虞集明徐貞東汪應蛟董應舉左光斗朱長孺之倫皆言西北水利其言甚美意者西北地大土理類東南者必有多處數公其皆親履而辨之歟智

者定議能當鉅疑斯亦甚可疑之一也箸詒說以問之

釋風

古人之世儵而爲今之世今人之世儵而爲後之世旋轉簸盪而不已萬狀而无狀萬形而无形風之本義也有然引申焉叚借焉爲起於蘋末之風爲怒於土囊之口之風爲昌闔不周明庶之風非本義矣客曰從虫之義可得聞乎曰不從虫則余無以知之矣且吾與子何物固曰倮蟲倮蟲文積虫曰蟲天地至頑也得倮蟲而靈天地至凝也得倮蟲而散然而天地至老壽也得倮蟲而死天地猶旋轉簸盪於虫矧虫之自爲旋轉而簸盪者哉微夫可怖夫客曰謂天地之有死疑者半焉謂天地古今之續爲虫之爲平心察之弗奪矣許愼曰風生百虫故從虫莊周曰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二者孰長告之曰許之言則

倒宜者也莊之言則横行者也道家者流又言無形幺虫萬億晝夜齧人膚膚覺者億之一耳是故有老死病是説也予亦信之要皆臣僕吾説

黄山銘 有序

予幼有志欲徧覽

皇朝輿地銘頌其名山大川甲乙問滯浮古歙州乃銘黄山我浮江南乃禮黄嶽秀吞閩風高建杓角沈沈仙靈浩浩巖壑走其一支南東磅礴蒼松髯飛丹砂飯孰海起山中雲乃海族雲聲海聲軒后之樂千詩雜窮百記徒作憯哉夏后櫂車未經憯哉姬王八駿未發中原隔絶版圖晦冥珪升璧瘞報代懃衡哀忍之華

有植焉在天地間不能以名强名之曰忍是能華而香不外出

氤氲恍恍以返乎其根爲之哀曰

雲猗霞猗天女所憐猗而毀之人間猗飄搖猗悲風颮猗慘怛猗陰氣戕猗淒心魂猗鬱猗抉猗叉孔之颸猗何以寵之棘十重猗春不得抽蘂夏碩妍猗蹇以盤猗毒霧霾猗蛇虺所蟠猗心苦猗不可以傳猗材孔淸猗性孔靈猗怳不可以名猗哀此忍樹猗毋久閟汝香猗行歸而鄉猗雲霞之樂長猗

別辛丈人文

新安郡齋古桂唐時植也尊之曰辛丈人相依者四年茲將別去爲文使聽之其詞曰

我來新安神思窈冥晝夕何見丈人青青我歌其文丈人常聽我思孔煩言爲心聲傷時感事云都戀京歎不可止舞亦不亭別有妙詞一家不名雲煙消盻金玉瓏璁文奇華古文逸華馨

文幽華邃文怨華零有鸞來窺翔顚自鳴匪其和余丈人之靈

山雨春沸城雲暮扃簡而不偃丈人之形辛而不煎丈人之情

逝今去茲何年再經華開月滿照吾胥銘

皇朝碩輔頌二十一首存序

我

朝龍飛東海霆暨中夏

廟謨睿武

先

後

繼承自尼堪外蘭

始征以還薩滸松山凡數大戰未及百年

傳檄區宇

定鼎以後又百七十年
祖恢九有之勳
宗紀十全之績
聲靈則雷厲風飛
景運則
天翊神贊其中蕩定三藩
親征漠北冉駹雕盱之國臺灣澎汗之鄉西戎二萬里部落數
百支乃洪荒所未涵泊
累朝而大定自帝鴻禦火災共工定水害以來武功之盛未有
少及
本朝者也自古平地成天之主必有文經武緯之臣指顧中外
驅畫山河捧日月之光華策風雲而後先

天祐
聖清篤生碩輔朝夕降平崧嶽日月下其列星佐命定中原建
策揚大伐倚劍崑崙之山飲馬星宿之海入地九天之奇兵秘
平豹略五行十守之正道撻此龍庭亦有保釐揚
末命公高亮四世無開疆之績有論道之忠凡若此者豈僅營
平龍頷增徹侯之戸横海樓船建將軍之號蘭臺濡筆頌封闕
顏之山博士矢歌美平淮西之績而已矣寶乃攷於詩書無此
偉者譜其姓氏恍若神人思山澤之癯有不盡知用敢仰衷
國史作贊二十有一若夫琉牒親藩瑶圖上爵同姓大功邇朱
虛東牟之至親文子武弟有周公康叔之明德此其地位尊崇
祀典不名
國史乃敢敬讚下土不容僭頌也又有以般事周相韓歸漢雖

亦從旗鼓著勛勳恭稟
特筆列於貳臣茲亦不及之云爾

太倉王中堂奏疏書後

皇清故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太倉王公掞字藻儒奏疏一
卷我
聖朝受
天大命以
聖傳
聖
家法相詒不立皇太子
純皇帝嘗申命曰萬世子孫之朝有奏請冊立太子者斬毋赦
以

數大聖人之用心持識負然前後千萬歲不但漢唐宋諸朝不足以為例郎羲炎頊嚳以來統祚之正氣運之隆豈有倫比掞區區抱螻蟻之忠逞隙穴之窺於康熙五十六年五十九年六十年奏請冊立皇太子疏前後十餘上

聖祖始優容不報掞疏不止自擾

震怒然猶撫天地之量垂日月之鑒憫其愚忠憐其髦昏廷議以遠戍上其子奕清請代父往竟曲從之革職有

旨不開缺元旦行大賀章上

諭內閣王掞何故不列名諸臣以革職劉有

旨令列名大學上次中如在任時以

世宗郎位之二年薨於京師年已八十有六嗚呼為人臣子如

掞遭遇君父如我

聖祖

世宗可以觀矣可以觀矣恭讀

聖祖諭曰王掞敢將國家最大之事妄行陳奏又曰朕心深為憤懣又曰王奕清代父請戍伊等既自命為君為國之人著卽前往西陲軍前效力是故君父之慈臣子無所不容教誨委曲至夫斯極王氏世世萬子孫宜何如感泣高厚以塞罪過者哉

高宗皇帝臨御六十年如堯勸勤乃兢兢付託為百神擇主為

先聖擇後聖為兆民擇父母誕以我

皇帝冊立皇太子明年行

授

受禮堯坐於上舜聽於下重光疊照者且四年且不徒如前史冊太子事則固出於

一人之斷而豈待夫奏請之者可見至大至深之計聖明天縱之主又自能運於一心而成之固不必區區儒生抱蠖蟻之忠堤隟穴之窺自命忠孝始克贊夫景烈與鴻祚也惟是夷攷上疏之年亦恭值
仁皇帝勸勤之際與
高宗六十年時時將事均又值廢太子理密親王鎖禁後老臣衰憊其愚忠近似於不得已者意者
純皇帝讀
實錄之暇俛見救之私憂過計默思
仁皇帝不加罪之故翻然以泰山而取塵以東海而受勺故卒有是至大至深之
顯休命邪未可知也信若斯公雖一時觸忤君父而其言且大

用於七八十年之後爲禰聖師公顧不榮也哉

徐尚書代言集序

崑山徐家彌哀其先所箸述曰徐尚書代言集者若干卷其曰文集者又若干卷其總曰三徐文者又若干卷墨者雕沕者斯而授浙人龔自珍序其指自珍受大書於代言集之首曰上帝息其精英之氣閎之百數十年眷世而生天子眷天子而生大臣有厲劍執㮚定一代大難之大臣有開一代文教之大臣生是世也熏然而醲爛然而光芬然而大吉祥豈惟德之滂流與政之肅亦文事也明自中葉以還洎乎孱亾華贋凋喪攙吠廟堂蝓及四方纖兒仄豎爭相怒頑我

世祖章皇帝一統海宇首開甲乙科

聖祖仁皇帝昌進科目純用方開士數十年間雲升露降植效

遒理勁呈內角山川發鮮英雲物變顯淸在人爲學
士大夫之魁然而秀於一門者爲江南三徐公曰元文者季順
治己亥殿試第一至太子太傅內宏文院大學士者也曰秉義
者仲康熙甲辰殿試第三至吏部侍郎者也曰乾學者伯康熙
庚戌殿試第三至太子少傅刑部尚書者也實鄰高祖
國朝之以科第大其門世有一品官者曰桐城張氏常熟蔣氏
海昌陳氏雖金壇于氏錢塘徐氏德淸蔡氏諸城劉氏不得比
而徐氏嶤然導其先聲撰箸宏富皆康熙中大典故康熙中文
學傳人大半門下士子孫淵雅名氏有述家乘之存與冊府相
襮裏可謂瑋矣謹讀二公之文規矩肅濟學副厥遇而尚書公
尤所稱以經術文章施無窮者也代言集者尚書代詔制之文
舜聲堯容羲情軒思大聲發於天地之間而用以謷告乎萬代

十讀四數雲三色而爲霱也五色而爲慶也露結采而成文也結味而成甘也自大小牙門百執事以及寰海吏士農民嬰然如圖畫見於幅上引吾之神化吾之情而游之乎羲炎堯舜之世嗚虖公之斯文於是不專爲公之文之盛矣自珍又曰本朝博學宏詞科始發自公將以收拾明季遺佚之士集中恭擬
諭旨三通是自珍又曰
仁皇帝撤三藩之謀公之季預參贊之公科新而官卑所傳恭擬癸丑科殿試策問一道乃宏文作非公也家乘中語恐非是自珍又告家彝曰王鴻緒之脩明史亦主公王於徐爲姬亦文獻家也
今天子詔古姓錢舊典必不遺之矣吾子盍之華亭王氏咨焉自珍又曰康熙中有議政王大臣而無軍機大臣大事屬大臣

羣事關內閣議擬論旨則闕南書房南書房之選與雍正以來軍機房等是集公直南書房時筆也

與徽州府志局纂修諸子書

示條迴十五紙謹代達家大人矣氏族表發凡大人最所佩服餘名目皆有法二三君子鈎鉱理解之符動合經術後賢必知之各傳卷帙視采訪局原議已減十之四蒙有未安不識乃繆其指以發其愚敢貢其一端而聽通人之擇府志非史也向不得比省志令法　國史取　大清一統志一統志取省志省志取府志府志特為底本以備它日之史君子卑慈之道直而勿有之義宜繁不宜簡設等而下之作縣志必應要繁於是乃中律令何疑也蒙抑二三君子必不忍重剟除埋沒忠清文學幽貞節烈之士女以自試其文章而特恐有不學苟夫為不仁

之言以刺侍者之耳徽人亦思矣明甯陵呂氏嘗曰史在天地問如形之景人皆思其高曾也皆願覩其景至於文儒之士其思書契已降之古人盡若是已矣是故良史毋吝爲博多以貽之以饜足之良史者必仁人也且史家不能逃古今之大勢許叔重解字之文曰字孳也孳生愈多也今字多於古字今事賾於古事是故今史繁於古史等而下之百世可知矣等而上之自結繩以迄周平王姓氏其何幾左邱明聚百四十國之書爲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乃七十萬言其事如蟻豈非周末文勝萬事皆鬨於古而又耳目相接文獻具在不能以已於文遂刱結繩以還未嘗有者乎聖門之徒無譏其繁者設令遇近儒必以唐虞之史法繩之議其縟而不師古矣二三君子仙曰掌翰林主國史走猶思朝上狀夕上狀自上國文籍至於九州四荒

深海穹峪𩂊臣蠻妾皆代爲搜輯而後已而不忍以簡之說進今事無足疑也康熙間崑山徐尚書主修一統志吏上節婦名多至十餘卷門下士請核減公正色曰　國朝風敎邁前古宜備載其盛矜後世也嗚呼是公之所見者甚大抑其詞令可謂有文者矣如二三君子病蒙之言爲狂或難以裘邦之拘古敢論議者則請置蒙之狂言勿道道尚書語爲雍容可也賓館戒寒伏承不一一

附復札

汪龍洪節孫戢穆淳胡文水頓首璱人世兄史席來札言者是也不特見識卓越具仰見廣大慈祥之襟抱他日登史館係文獻之望敢在下風不任佩服之至龍偶與同局言及漢文帝本紀九年止書春大旱一事後三年亦止書二月行幸

代一事假令爲唐書則不能矣降而爲明史帝紀益無取矣劉向班固錄書三十八種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秦漢以降之書倍蓰於三代風遜日開言行日出盡爲史家所不能廢何嘗以孔子删詩書自比玆龍等依來字告同局諸君凡傳目中應補之人及藝文志應補書名苟不悖義迓者皆羼入傳曰善善欲其長亦春秋之志也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能通經史之理可與徵斯言矣附問近祺謹希代問彝大人政祉不具十一月某日

資政大夫禮部侍郎武進莊公神道碑銘

卿大夫能以學術開帝者下究乎羣士俾知今古之故其澤五世十世學足以開天下自韜汚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緩亟輕重以求其實之陰濟於天下其澤將不惟十世以學術自任開

天下知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矣若乃受不學之名爲有所權以求濟天下其人之難或百年而一有或千載而不一有亦或百年數數有雖有矣史氏不能推其迹門生學徒愚子姪不能宣其道若是謂之史之大隱有史之大隱於是奮起不爲史而能立言者表其灼然之意銜日於虞淵而懸之九天之上俾不得終隱焉而已矣大儒莊君諱存與江南武進人也幼誦六經尤長於書奉封公教傳山右閻氏之緒學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閔秦火之蠹伊悼孔澤之不完具悲漢學官之寡立多廢懲晉代之作僭與僞恥唐儒之不學見紿大矣悼唐以還學者之不審是非雜金玉敗革於一衍而不知賤貴其罪至於褻帝王誣周孔而莫之或禦蓋公自少入塾而昭昭誓別擇矣既壯成進士閻氏所廓清已信於海內江左束髮子弟皆知助閻

氏言官學臣則議上言於朝重寫二十八篇於學官頒賜天下考官命題學僮諷書僞書毋得與將上矣公以翰林學士直上書房爲師傅聞之忽然起適然思鬱然歎悰然而寤謀方是時國家累葉富厚主上神武大臣皆自審愚賤才智不及主上万一公自顧以儒臣遭世極盛文名滿天下終不能有所補益時務以負庥隆之期自語曰辨古籍眞僞爲術淺且近者也且天下學僮盡明之矣魁碩當弗復言古籍墜湮什之八頗藉僞書存者什之二帝胄天孫不能旁覽雜氏惟賴幼習五經之簡長以通於治天下昔者大禹謨廢人心道心之旨殺不辜寧失不經之誡亡矣太甲廢儉德永圖之訓墜矣仲虺之誥廢謂人莫已若之誡亡矣說命廢股肱良臣啟沃之誼喪矣旅獒廢不寶異物賤用物之誡亡矣冏命廢左右前後皆正人之

美矣矣今數言幸而存皆聖人之眞言尤病癢關後世宜貶須臾之道以授肄業者公乃計其委曲思自晦其學欲以俯援古今之事勢退直　上書房日著書曰尙書旣見如千卷數數偁禹謨虺誥伊訓而晉代剟拾百一之罪功罪且互見公是書頗爲承學者詬病而古文竟獲仍學官不廢公中乾隆乙丑科進士以一甲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累遷至禮部右侍郎　誥授資政大夫周時有仕爲漆園吏著書內外篇者其祖也曾祖諱某祖諱某考諱某妣氏某皆封如公官妣封夫人子□人某某述祖以文學最有聲孫□人某某綴甲最有聲公以乾隆□年卒於官年□十有□以嘉慶□年葬某山某原公它所著尙有周官記六卷公性廉鯁典試浙江浙巡撫餽以金不受遣以二品冠受之及塗從者以告曰冠頂眞珊瑚也直千金公驚馳

使千餘里而返之爲講官曰　上御文華殿同官者將事　上
起講儀畢矣公忽奏講章有舛誤臣意不謂尒也因進瑣瑣盡
其指同官皆大驚　上竟爲少畱頷之是二事者於公爲細節
謹附書銘曰

大儒莊君旣亡粤嘉慶二十有三年綬甲始爲書測君志以告
綬甲友其友稱其詞肯銘乃克銘君於武進之阡

送吳君序

十八九讀古書執筆道天下事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固無人
愼勿爲若言則怒喙之曰不奈何無人入世五六年竊當路議
論顏色再敓敓周乎國門又有執予裾而訊者曰世尙有人安
用若則又怒而喙之曰不奈何有人始之否也不知其無也繼
之否也不信其有也東西南北以爲客游海然而心茫洋目迷

漸乘孤舟洄乎大漩之中颶浪訌作魂魄皆渙散怪鳥悲鳴日暮冥冥求所謂奇虬巨鯨大珠空青卒無有已矣退而歸於埕心已定矣睫已合矣槁乎其如息傫乎其不任負載然而有彼吾門貢吾以奇虬巨鯨大珠空青之異者疑什而信一疑什而信一則是志已忘也志忘則欲其驚也難且勸復往則必色色恐矣求涼而飲冰求熱而熾炭求絕交而寂寞求得朋而奮起不亦順乎何居吳子之以炭投我於冰之辰也意者造物使子不平凡所求焉無一而使之平始之否也則繆矣繼之否也又繆矣吳子來是造物者雜以水炭投於余之心也吳子請行其復之於海乎倘見有少年孤舟獨行者郵以眡子子請復往

送夏進士序

乾隆中大吏有不悅其屬員者

上諭之以書生對

上曰是胡害朕亦一書生也大吏悚服嗚呼大哉斯言是其炳六籍訓萬禩矣嘉慶二十二年春吾杭夏進士之京師將銓縣令紆道別余海上相與語益進晬然愉謖然清論三千年史事意見或合或不輒聏然以懽予曰是書生非俗吏海上之人以及鄉之人皆曰非俗吏之京師京師貴人長者識子者皆識進士亦必曰非俗吏也雖然固微窺君君若懼人之訾其書生者又若有所諱夫書生纍於聲音笑貌焉天下事舍書生無可屬眞書生又寡有一於是而懼人之訾已而諱之耶且如君者雖百人訾之萬人訾之囑指而自誓不爲書生以喙自衛嘵嘵然力辯其非書生其終能肖俗吏之所爲也哉爲之而不肖徧見其拙迴護其拙勢必書生與俗吏兩無所據而後已噫以書生

之聲音笑貌加之以拙濟之以迴護終之以失所據果爾則進上之爲政也病矣新婦三日知其所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與子識進士十年旣慶其祿之及於吾里有光而又恐其信道之不篤行且一前而一卻也於其行恭述

聖訓以附古者朋友贈行之義

農宗

龔子淵淵夜思思所以撢簡經術通古近定民生而未達其目也曰古者未有后王君公始有之而人不駭者何古者未有禮樂刑法與禮樂刑法之差始有之而人不疑懼者何古者君若父若兄同親者何君若父若兄同尊者何尊親能長久者何古之爲有家與其爲天下一以貫之者何古之爲天下恒視爲有家者何生民之故上哉遠矣天穀沒地穀茁始貴智貴力有能

以尺土出穀者以爲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爲倍尺什尺伯尺主號次主曰伯帝若皇其初盡農也則周之主伯與古之輔相大臣盡農也則周之庸次比耦之亞旅與土廣而穀衆足以芘其子力能有文質祭享報本之事力能致其下之稱名名之曰禮曰樂曰刑法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則曰先有下而漸有上下上以推之而卒神其說於天是故本其所自推也夫何駭本其所自名也夫何疑何懼儒者曰天子有宗卿大夫公侯有宗惟庶人不足與有宗吾則曰禮莫初於宗惟農爲初有宗上古不諱私百畝之主必子其子其没也百畝之亞旅必臣其子餘子必尊其兄兄必養其餘子父不私子則不慈子不業父則不孝餘子不尊長子則不弟長子不贍餘子則不義長子與餘子不别則百

畝分數分則不長久不能以百畝長久則不智農之始仁孝弟義之極禮之備智之所自出宗之爲也百畝之農有男子二甲爲大宗乙爲小宗小宗者帝王之上藩實農之餘夫也有小宗之餘夫有羣宗之餘夫小宗有男子二甲爲小宗乙爲羣宗羣宗者帝王之羣藩也餘夫之長子爲餘夫大宗有子三四人若五人丙丁爲羣宗戊閒民小宗餘夫有子三人丙閒民羣宗餘夫有子二人乙閒民閒民使爲佃閒民之爲佃帝王宗室羣臣也古者無文用摶稽而可知也請定後王法百畝之田不能以獨治役佃五餘夫二十五畝亦不能以獨治役佃一大凡大宗一小宗若羣宗四爲田二百畝則養天下無田者九人然而天子有田十萬畝則天下無田亦不饑爲盜者四千有五百人大縣田四十萬則農爲天子養民萬八千人什一之賦尚不與非

以德君也以德而族非以德族也以食有力者佃非坐食吾宗也以爲天下出穀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百畝之宗以什一爲宅以什一出租稅奉上宅不什一則不足以容魚菽之祭不足以容舂揄稅不什一則不足以爲天子養官屬及遊學之士以什一食族之佃佃不食什一則無以戚期功以什一奉上誼亦薄矣以什一戚期功恩亦綱矣聖者立法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大宗有十口實食三十畝桑苧木棉竹漆果蓏十畝糴三十畝以三十畝之糴治家具家具始於縛帚縛籓以爲帚治泥以爲釜甑價陶三之機杼四之鐙五之祭豆七之米斗直葛布匹絹三之木棉之布視絹皆不得以濟泉貨百家之城有貨百兩十家之市有泉十緡裁取流通而已則衣食之權重則泉貨之權不重則天下之本不濁本清而法峻誅種藝食

妖辣地膏者梟其頭於隴沒其三族爲奴宗爲餘夫請田則闢大吏佃同姓不足取諸異姓爲變法闢羣吏豐凶肥磽寡庶易不易法不盡同闢羣吏國有大事以宗徙徙政闢大吏餘夫家五口宅五畝實食十畝以二畝半稅以二畝半食佃以二畝半治蔬苧以二畝半糶自實食之外宅稅圃糶佃五者毋或一廢凡農之仕爲品官大夫者則有祿田大官之家必有少疾瘯寒暑濕乾不以使其子山川鬼神則使之子有少疾瘯寒暑濕乾不以懟其必祟有家也田一品者四世二品三世四品二世五品一世皆勿稅勿予俸六品以下予之俸婢妾之養不備則不世祠祭弗如式不世不辦菽粟亦不世食妖服妖不世同姓訟亦不世胥有家也家受田歸田於天子皆闢大吏稽其世撤闢羣吏本百畝者進而仕謂之貴政之農本仕者退而守百畝

謂之釋政之農本不百畝者進而仕謂之亢宗之農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謂之復宗之農仕世絕本大宗者復爲宗大小宗者復爲小宗本羣宗者復爲羣宗本閒民復爲閒民貴不奪宗祭不以朝政亂田政自大宗以至於閒民四等也四等之農與其進扞而國也姑將退保於宗與其進保而宗也姑將退修於宅是故籌一農身身不七尺人倫五品本末原流具矣籌一農家家不十步古今帝王爲天下大綱細目備矣木無二本川無二原貴賤無二人人無二治治無二法請使農之有一田一宅如天子之有萬國天下姑試之一州州蓬跣之子言必稱祖宗學必世譜諜宗能收族族能敬宗農宗與是州長久泰厲空虛野無夭札鬼知戀公上亦百福之主也

附圖一　大宗圖

大宗一

子甲 襲大宗百畝父六十而襲

子乙 立爲小宗別請田二十五畝卽餘夫也餘夫不見經惟見孟子及何休公羊傳注正可證吾宗法

子丙

丁 皆立爲羣宗皆請田二十五畝皆餘夫也孟子何休皆不言餘夫是何等民故以宗法定其目焉

戊 爲閒民若依古制每夫百畝田何以給故立四等之目以差

圖二 小宗圖

小宗

子甲 襲小宗之二十五畝父六十而襲父母老必養於宗子之家故大宗以十口率小宗以五口率雖溢是亦足食

子乙 立爲羣宗別請田二十五畝

子丙 閒民

不壽朔士方貴亦作牢騷言政是酬應我曹耳善忌人者術最多品最雜最工者乃借風勸忠厚以濟勑而行伐使受者傷心而外不得直鶩名之士如某君孤進宜憫諒也某董子姍黠万狀志實長者好而不雄死而謚愍悼者哉

與人箋三

吾子改之夷坦酬嬉於人人以機械至吾子覺大恨甚受侮吾子必改之道無畦者事有闕也中無險者貌有畔也與之爲無畔無撐又不制於外吾子必受侮矣言難則聽者重步難則與遊者重愛憎難則受者重重則不予侮乃全吾愛書曰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論語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從吾子之行必且曰恭敬爲僞薄胡不與人坦夷而酣嬉市人之兄弟異乎士大夫之所聞纖夫佻人當吾前而不

有忌憚君子深恥之曰我之不足忌彼窺之矣

與人箋四

手教至引拙集知歸子贊無不隨也相詰隨之義自與前札無刺謬足下之疏輕而酣嬉婁受侮愼毋以吾隨藉口譬交友而無受侮加吾歲中言是亦隨而已矣因其當恭敬而恭敬之是亦隨而已矣吾子何所見之偏側哉引莊子益繆莊子曰吾虛而與之委蛇委蛇耳而與之乎騁馳而與之乎沈溺而與之乎上九天絕九淵眞吾子所謂隨矣必奪其中矣烏能虛